



❖精神家园

桃花

依旧笑春风

易祥茸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从县苗圃场弄来了棵良种蟠桃树,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栽在屋子旁边向阳的地方。才过两三年,桃树就长得有酒杯粗,而且还开花了。那花瓣和别的桃花不同,别的是粉色,这棵树开的却是深红色。虽然花没开几朵,但花瓣比一般的都大很多,在大人眼里没觉得什么,但我们小孩却格外喜欢,一天要围着看好几次呢!

我家是单门独户,为了给家里增加一点热闹气氛,母亲决定养一只狗。那是从雪峰山脚下一户打猎人家淘来的,毛色金黄。捉来时还不足月,就有点威猛的态势了。我非常喜爱,给它起名“阿黄”,常常抱着它,逗它玩,训练它跳高、跳远、叼物。还没半岁,这些动作它已经非常熟练了。以后它就经常跟着我,我去放牛它跟着,去提水它跟着;我睡觉,它在门外伏着。只有我去学校了,它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但当我放学回家,离家起码还有百把米,它就蹦蹦跳跳摇着尾巴来迎接了。原来给它安了个窝,就在廊檐下。但它长大了,况且,大门旁的廊檐下安狗窝也不雅观,我就把它的窝搭在桃树下——它的根本职责是守护我们这个家的安全呀!

两年后,阿黄已经膘肥体壮了。每天,特别是晚上,它都要绕着屋子转几圈,驱赶敢于进屋的野猫子、黄鼠狼,也驱赶蛇和老鼠。只在夏天有不多的空闲,才趴在桃树下的窝里,吐着舌头,享受着难得的阴凉。

但是,也是在一个桃花盛开的春天里,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不见阿黄来接我,我奇怪了。母亲知道我和阿黄的感情,抹了一把眼泪告诉我:她把阿黄卖了,30元钱,因为父亲治病要钱。那时,30元钱可是一个普通国家工作人员一个月的工资啊!买狗的人就在那棵桃树上吊死了阿黄。

我走近桃树,树下的狗窝里落红一片,绝对是狗在被吊挣扎振动时掉下来的。我想象着狗在咽气时的惨状,心里十分伤感。我有什么办法呢?一边是心爱的狗,一边是生病的父亲。我抚摸着已经长得碗口粗的桃树。是的,它枝繁叶茂,完全可以禁得起30多斤的大狗了,但是,它能承受得起我心里的痛吗?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81年春,我家几兄弟从生产队分得了一头大水

牯。那是一头“绊筋”(不听使唤的)牛。因为“绊筋”,在生产队,一般人都不愿牵它犁田。难怪别的牛只要到了春耕,就会瘦下来,只有它仍然膘肥体壮。

牛牵回来了,由于牛栏还没修整好,就暂时把它系在桃树下。它见闲来没事,就先靠着树使劲擦痒,把一棵菜碗口粗的桃树摇得枝丫乱晃,树上的花瓣几乎全都摇落在地上;接着,它又把一对锋利的角对准树干猛烈地冲撞。先是树干的皮磨光了,接着,树干被角挑出了几个洞。然后它用它坚硬的头顶狠狠一撞,一棵活生生的桃树,被它从半腰撞断而轰然倒下。

待到修理牛栏的兄弟们出来查看的时候,地上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桩。牛已经和桃树斗红了眼,那根牵着牛鼻子的绦虽然还系在树桩上,但已磨损了一半,快要断丝了。

人们关心的是牛,牛是农家的宝贝啊!至于那个树桩,就让它在那里杵着,日晒雨淋。春耕太忙,大人小孩,各有忙不完的事情,哪有闲心去管一个秃树桩?

待到春耕忙完,人们去关心那个历经磨难的桃树桩的时候,惊奇地发现,靠断口的位置,居然长出几根嫩枝来,而且嫩枝像涂了一层明油,闪闪发亮,笔直上长。还是父亲用了点心思,把嫩枝盘得旁逸斜出,像黄山迎客松的模样。新生的桃树也为这座老屋增添了几分生机,几分活力——父亲追求的已经不是树上能否结果实,而是树的本身显现出的姿态美来。

我们村本来就叫桃花村。前几年,村里就把离村口不远的大石山收拾出来,全都栽上桃树——不是现在流行的水蜜桃、黄桃,而是稀有的新品种:昆仑蟠桃。村领导看中了我家的那棵“迎客桃”的古朴神韵,要把它栽在桃花园子的门口。正好,我家的旧房也需要改造,屋基需扩展到桃树生长的地方。于是,来了几个专门移栽花木的专家,把桃树稳稳妥妥地移栽过去。

去年春天,我回老家,特意去看了一下村里的桃花园——一山正在盛开的桃花,如同一片红云降落大地。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蜂闹蝶舞,花香醉人。里面更有青年男女穿梭其间,我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镜头。而我家的那棵蟠桃树则成了桃园的门面,花朵比其他的更红、更艳。

赞 扬 的 力 量

李芬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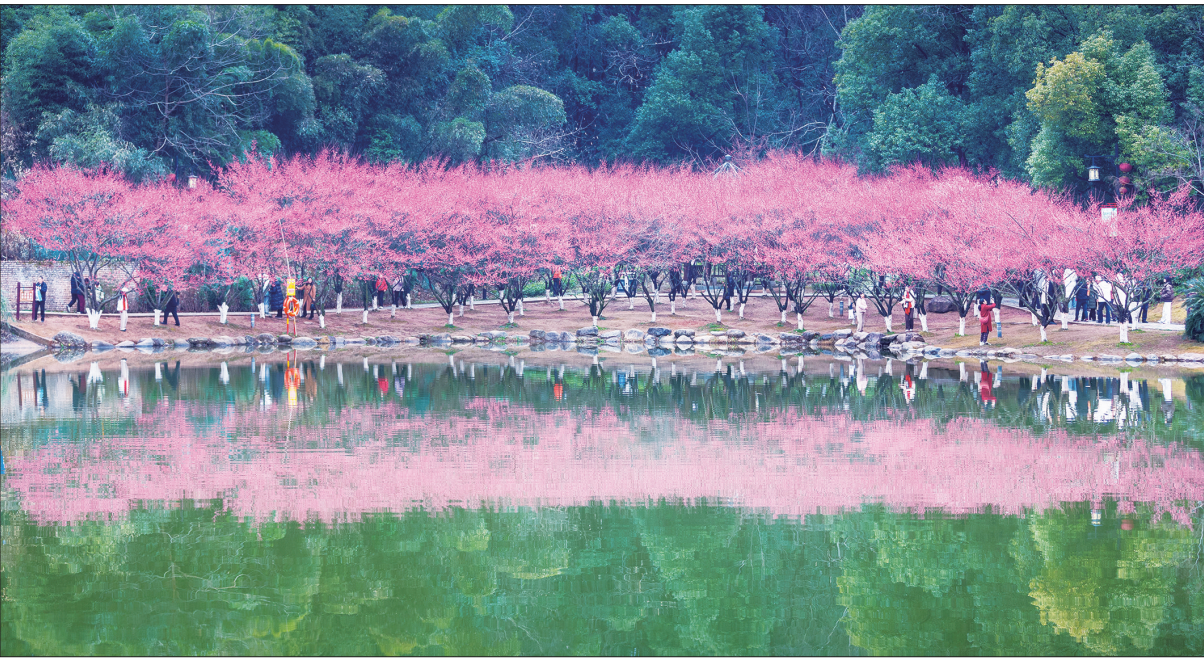
小龙(化名)是班上“赫赫有名”的调皮学生。一年级刚开学,我就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上课时,他喜欢插嘴、爱走动,还常打人。每天会有不少学生来我这“投诉”,有很多家长来我这里抱怨,希望我能管管这个爱打人的孩子。我每次批评他,他就愤怒地喊叫:“关你什么事,你凭什么管我!”我与他爷爷反映情况后,他都会被爷爷揍一顿。被揍后的他忽然就变了个人,开始遵守纪律,然而,不能坚持半节课。

如此反反复复,我们师生两人拉扯了大半个月,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他变得越来越愤怒,在我管教他时,他会骂我“神经”!有一天,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与他爷爷约定当面谈一下。他爷爷与我面谈时透露给我一个信息:小龙幼儿园时曾经被医生确诊有多动症,也治疗过,但成效不大;又因为花费大,现在已经没有去治疗了。我心头一惊,心想:他爱走动以及打人的情况怕是难得改了。

但我不想放弃。交谈完回家后,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对多动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只是多动症发病原因尚不明了,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该怎么办呢?书上说,对待患有多动症的孩子要循循善诱,耐心教导,调其情志,切不可打骂;要给予患儿良好的教育和正确的心理疏导,不可在精神上施加压力,以免引起对立情绪。

我突然想起小龙开学时特别喜欢插嘴,但是经过我的教育,他现在已经不插嘴了。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改善的,不过他确实改变了。于是我把他的改变告诉了他爷爷,我说我认为他是可以受教育的,我们应该帮助他。他爷爷想了想,说他平时对孩子太严厉了,总吓着他,可以试着改变教育方式。

我忽然开窍了,想到了一个方法。一天下午,我便当着全班人的面表扬小龙:“你们发现吗?小龙开学时喜欢插嘴,现在他不插嘴了,他进步了!”小龙听到我的话,吃了一惊,脸上好像被抹上了一层光彩。同学也表示了认可,纷



梅园

刘玉松 摄

“邵阳红”系列优质农产品楹联

武 冈 铜 鹅

邹宗德	朱亮辉
逸少山阴逢道士； 武冈田野响编钟。	嘹亮铜锣，头炫金冠，赏心声色 农中宝； 庙堂名重，江湖誉远，可意味香 桌上珍。
萧伟群	王亮
声响似铜锣，曲颈向天诗作序； 皇朝当贡品，卤香过海味为媒。	小康于草野，名入家珍，书就右 军，盛誉千年传禹甸； 大雅在江湖，声如铜响，吟哦左 岸，高歌一路出都梁。
胡贵程	金满卿
云影雁姿，奋掌拨开春水绿； 质醇味美，昂头走进邵阳红。	仙姿振羽，玉掌撑波，昂首铜声 惊浩宇； 癞刺垂涎，右军赐墨，扬名荆楚 进宫廷。
傅翠兰	郭云宜
白毛红掌戏清波，春江泛韵； 乡味家珍成御膳，古邑驰名。	立影都梁，亮噪英姿惊四海； 挤身贡品，清香味美誉三湘。
陈扬桂	欧阳飞跃
嘎声动地震农野； 卤气冲天漫古城。	铜喙铜瘤，曲颈随波频起舞； 浴汤浴火，异香扑鼻惹垂涎。
杨国安	陈立田
红掌逐波，曲颈邀来千树鹤； 清香绕齿，铁锅出锅百家春。	贡品千年誉，引颈而歌，声振铜 锣名响处； 凡禽一世情，痴心相守，身披白 羽意长时。
刘登元	罗乐洋
拔掌小塘亲绿水； 献身大碗解乡愁。	红掌拨清波，美自龙溪河上起； 醇香腾玉碗，福从鹅肉宴中来。
黄黎明	蒋春芳
水暖春江，江中总荡铜锣调； 情圆客梦，梦里常飘鹅肉香。	倩影从容，资水悠悠排雁阵； 唱腔高亢，铜锣嘎嘎绕都梁。
傅家骥	周解香
或烤或烹，皆成美味； 能歌能舞，独具仙姿。	塞外鹅香，何人十里不留步？ 盘中看美，此味三奇屡碰杯。
田建华	黄富强
十里闻香，名鹤驰誉良庖手； 八乡竖指，雅客临门美饕家。	碧水栖身，以嫩草虫儿作食，终 日放歌，直养得天鹅模样； 雅仙聚席，任烹煮炖炒为厨，清
李锦生	
红掌一划惊水府；赤身百变戏朱皇。	
周凯成	
曲颈池中皆入画；流香宴上总饕人。	
周世贤	
实属名鹅，身傲瘤雄尤抢眼； 堪称至味，皮酥肉嫩最销魂。	
刘芷晴	
历代王朝当贡品；今天凡庶作家常。	

纷点头。那节课小龙没有再随意走动,也没有再去打扰旁边的同学。

放学后,排队回家时,我发现他笔直地站在第一排。我说:“哎呀,小龙,站得真好,不过这不是你的位置,你的位置在哪呢?”他迅速地走到了自己的原定位置,站得可直了。然后我给了他小贴花,表示赞扬。他安静地高兴地排着队回了家。那天下午,他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他一反常态的表现,让我非常震惊。这一刻,我发现了赞扬的神奇力量。

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的爷爷。他爷爷说:“小孩也有虚荣心。”我回复他:“他觉得自己的进步被看见了,他过得有意思、有希望了。”他爷爷说:“哎呀,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点,看来以后要多看书多学习。”

小龙的爷爷非常虚心地学习,改变了教育方式。我也找到了突破点——及时表扬,抓住一切可赞扬的点来夸他。虽然小龙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偶尔会与同学产生冲突,但是他违反纪律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人变得积极向上,学习也非常优秀。

(李芬琳,邵阳人,现任职于娄底)

关心下一代
教育好孩子
邵阳
市
关
心
下
一
代
工
作
委
员
会
协
办
有奖征文

❖人物剪影

怀 念 父 亲

吕建云

屈指算来,父亲已在那向阳的山坡上沉睡了十个年头。这十年,时光如潺潺流水,日夜不息地奔涌,却始终难以冲淡我对父亲的思念。父亲将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村子,他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了三十余载。

犹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里还没有通电。每当夜幕将临时,整个村庄就像被墨汁泼洒过,一片漆黑。为了能让村民们告别黑暗,作为村干部的父亲一趟又一趟地前往县电力局,不厌其烦地咨询通电的每一项事宜,言辞恳切地争取援助资金。但搬运电杆可是个苦差事,年轻的小伙子们怕吃亏,都不太愿意去;上了年纪的人,又实在抬不动。这时,父亲总是毫不犹豫地亲自上阵。那三四百根电杆,就靠大家抬着一点一点地朝着指定位置挪动。当抬到最后一根时,意外突然降临了。抬电杆的绳索突然脱落,那沉重的电杆就像脱缰的野马,迅速滚动起来,无情地压在父亲的脚上。钻心的疼痛如汹涌的潮水般袭来,可父亲紧咬着牙关,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更没有一句怨言。

父亲没念几天书,识字不多,算术更是一窍不通。但父亲充满对知识的渴望,每到夜晚,万籁俱寂,父亲却决然地来到村学校,带着满心的虔诚,向老师们虚心请教。他认字的方法质朴又独特,刚认识的字,就在旁边注上自己熟悉的读音相近的字。慢慢地,他又学会了查字典。学习数学时,他认真地背诵乘法口诀,反复琢磨数字计算技巧。通过不懈的努

力,父亲的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

“你父亲身为一村之长,虽然没读过多少书,可处理起事情来,真让人打心底里佩服!”直到现在,说起我的父亲,村民们依旧赞不绝口。在村里,宅基地纠纷是常有的事,要是处理不好,村民会大动干戈。记得有一次,正值插秧的农忙时节,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父亲也正在我们家田里忙碌着,汗水早已湿透了他的衣衫。可一听到纠纷的消息,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放下手中的农活,急匆匆地赶去调解。他耐心地倾听双方的诉求,仔细分析事情的缘由,还拿“六尺巷”的故事来开导大家。在父亲的努力下,这场纠纷就像被春风轻轻拂过的湖面,渐渐恢复了平静。最终,双方都心服口服,握手言和。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永远忙碌不停。村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熟悉他的脚印。小时候,家中农活繁重,父亲总是带着我一起劳作。在田间地头,他一边熟练地挥动着锄头,一边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做人就像种地,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才能有所收获。”他的这些话语,就像一颗颗种子,播撒在我的心田,生根发芽。

这十年里,我常常独自一人来到父亲的墓前,和父亲诉说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知道,父亲虽然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他深深眷恋的世界,但他一直活在我心里,从未走远。

那片向阳的山坡,因为有了父亲的存在,变得格外温暖。

(吕建云,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